

毛詩注疏

卷五
卷六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
日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疏
本又作縣同古頑反徐又體冰反宣王始力能還復伯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眾之使復其居
離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力能還復伯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眾之使復其居
為眾官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賜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也勸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問之言焉
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者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末集各為節文之勢
安集之事序終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末集各為節文之勢
故不同也○美宣王至是務○正義曰出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
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屬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承厲王之烈者使美宣王之道以安集眾
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承厲王之烈者使美宣王之道以安集眾
亂而起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
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
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鴻鴈于飛肅肅其
羽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肅所六反本或作肅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伯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
羽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肅所六反本或作肅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伯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
將民既離散邦國有填穢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處於存首諸侯於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老無妻以鰥喪曰寡
是始復之故美焉○勸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令則鰥之鰥寡則哀之○疏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
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憐水反喪息混反令力呈反鰥音周故也鰥許氣反○疏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
伯士於是述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安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
民而巳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貢斯者令鰥寡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哀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不但當
行焉○傳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鴈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
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鴈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
故愛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就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所安集所與一事
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周王也○美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
以之子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予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
之王使勞來於天下豈侯伯卿士耳故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予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
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卿士明主明王當遇焉故知有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
諸侯者歲備有三歲歲備五歲歲備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逢閏歲備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
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聘則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
伯官之伯亦有時迷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遠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言是皆得

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爵時人以其職號之故
日新父書曰若時所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馬圻父非馬圻也若時所父酒誥文也波注云服勞萬民之折父圻父
謂司馬主封爵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時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新父馬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練士故司馬之官
馬牙是爵祿然陟由司馬也其屬又司馬職以定後祿之是司馬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官於王而進退之處人委樂皆
牙之士於可受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馬職以定後祿之是司馬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官於王而進退之處人委樂皆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馬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官於王而進退之處人委樂皆
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也恨也司馬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官於王而進退之處人委樂皆
五兵者屬焉江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在當於中五兵者弓矢受師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位四十六年而
宣王至為敗○正義曰周書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此王師之敗也宣王位四十六年而
崩是未有姜氏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氏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也宣王位四十六年而
故言姜氏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氏所敗則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
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之職廢也當為王周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
轉予也惟是不應轉而轉之也勇力而王周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
使身此人也謂王之爪牙以父職廢也當為王周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
轉予也惟是不應轉而轉之也勇力而王周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
守之字衛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賁氏王周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
守之字衛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賁氏王周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
右勇力士也此言當馬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氏王周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
為衛衛矣司正衛之佐虎賁氏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賁氏言其使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
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然登空屬司右無任授手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周守
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者當於中若軍出征則其常職令恨移我於憂謂見彼從軍則不馬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
恨也傳言姜氏為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氏在晉地而
戰也國語云宣王不諱千畝戰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氏在晉地而
以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馬從職曰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與從征者
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伍為兩兩為馬卒五卒為一兩兩為馬卒五卒為一兩兩為馬卒五卒為一兩兩為馬卒五卒為一
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卿也祈父予王之爪士事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也
底反祈父不聰實都也反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尸陳也熟食曰饗云已從軍而母父陳饗飲祈父至尸饗
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養之曰祈父汝誰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
我所有母母令之陳饗食以奉父乎○傳熟食曰饗○正義曰對例則輕為饗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謂明饗食故可恐
也○箋已從至周秦○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算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為尸饗謂陳饗以聚志養不及親彼為論
取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翼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聚志養不及親彼為論
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白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秉白
駒五尺以上曰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秉白駒
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乘我場中之苗我則特之樂之以永今朝愛之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是也所謂是秉白駒
微留之○皎古了反絜白也場直良反絜立反降丁立反料音半豐足曰特

而夫之賢人今於何邇思乎思之甚也
○焉於度反又如字下同繫烏兮反

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素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宿我則棄非之惟持之謂

洋紫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息乎不知所

以宣王之初書後遷丞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

日繫著與軒柱預在後曰紫貝之謂其反解之論也。變食我地中及首。上書曰言食古學風所為月注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爲壇李秋陰圖中爲之此宜云交爻曰狗食我易壘壘之習永今女

國而言遇者以堪輿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微則經其本長雖夏亦名堪也 自自丘園食于學美家云云之
在酒也夕猶然行書人云焉焉之致文曰向宣天來具青餽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 柯公商

也○霍火邪反戶計何人方焉焉字白也○賁黃白色也○賁薇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爲種白之終

候遠謫無期謂不來也以反也。樂音洛。憤。離。優。游。免。跡。近。居。訣之辭。○遯字又作逋。逋反。徐徒損反。度已待洛反。下音紀。

決

不來設言與之訣法誠在外觀遊之事勉力行汝遊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興之自謀之辭也此來思遊思二思皆語助不另義也○傳貞飾筮至卦至白色○正義曰貞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貞卦離下艮上艮爲山離爲火

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

爲人之親蓋謂交交曰駒生皮空容生大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毋金玉爾音而有

其衣服之飾也○白曰具石名也○冬多一衣○三焦要論云母愛女聲音而有違我之心以恩責之也○丹育云敗鼓至迴心○正義曰言有乘鼓鼓然自駒而去之賢人

進無本亦作無字與父母之字不同宜詳之他皆然此冠今在發大石之中矣思而不見謀言形之漫漶無所至士

尚舊信母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穢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患惑邊疆已故以思

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遇逌及於焉嘉客爲不知所適之際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

隨居必盡禮處山故舉以爲言安名其一發未起外
其所在也○箋母愛女聲音○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刺其以陰禮放親而不至謂兄弟之不固。關音連。黃鳥三章章七句。蒹葭其至不固。正義曰。蒹葭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
五經文字

堅固令使夫婦相牽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
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養親則民不怨
又曰以本恰六安重

民其三日耶。兄弟妻嫂之事也。不至不歸。則以爲之。故曰。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扶官士師云。凡男女之訟。聽之於牖西之社。是謂男女之事。

爲陰也。彼注又云：「猶合也。」兄希而冒，猶嫁娶是謂大婦。爲兄弟也。天婦而謂之兄弟者，鄭曰：「弟而而行兄弟之道者，亦云。」端安危可否，豈易言哉？此其下變無家，家與也。黃鳥宜集，木味聚有喻天下室家不睦，耶之人不友，言敗壞。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刺以禮尊敬親而不至黃鳥三章章七句○楚悼其至不用○正義曰楚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兄弟之不固○卿音連○刺王失之由刺具以陰譏教男女之觀而不正義曰楚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兄弟之不固○卿音連○刺王失之由刺具以陰譏教男女之觀而不正

民其三日聯兄弟是鄉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齒鄰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

謂之陰者以男女之別家處之上陰故之事故謂之陰者指官士而言云凡男女之別家處之上陰故之事故謂之陰者指官士而言云凡男女之別家處之上陰故之事故謂之陰者指官士而言云

休亦云臨安危可存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陽角反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也

云不肯以三庭歸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匹匹相失有流寓無集於我之穀木鵲啄於我之粟然苗爲有

卷十一之十一至十一之

卷五

集木啄巢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
噉食今夫禁已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皆此則不
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過絕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桑此邦之人不
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桑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婦人云宗謂宗子也疏邦國之不可至諸兄也毛以為婦人既從夫棄已言此
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例不可至之謂也○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
禁之則殊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謂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義明當為盟盟信也
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與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義明當為盟盟信也
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此下曰納信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
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盟盟背信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
歸家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曰小宗故服事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故言歸宗喪禮大夫以下其
日何以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事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故言歸宗喪禮大夫以下其
妻父母沒有歸宗於宗要復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黃鳥黃鳥

無集于樹無啄我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有荒政多淫昏之俗○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箋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

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越說朝聘之禮張越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萬民十曰多昏注

之末妻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娶王不能禁是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昏注

日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昏注

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亂求不肯廢是當時不備禮而

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擿一國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楊惡木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

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亂昏成風俗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楊惡木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

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无礼爾不我畜復我我邦家○義明當為盟盟信也
來平賈之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帶方味反樛樛書反爾不我畜復我我邦家○義明當為盟盟信也
至邦家○毛以為有人言我行過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樛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无行不
信之惡夫既得惡夫豈已不善乃宣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物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无礼
而來乎而惡我也樛樛不我畜豈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餘同○樛樛惡木○正
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樛唯取荼薪惡木也毛以謂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過人遇惡夫也○正
樛之至貴之○正義曰樛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
娶之月矣婦之父謂之父樛謂之昏姻釋義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婿之父耳故言

老父之命我行其野言采其藟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建福也箋云藟牛膝也亦作春萌生可采也爾不我棄言歸斯復
復反疏箋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韮我行其野言采其藟不思舊姻來爾新特葛藟菜也新特外畧也箋云藟
姻我未嘗不以禮來嫁女婦人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來女新外畧特來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徹適也箋云女不
女賁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貴賤之當音廬當音富女聲音汝腰音孚又絕語反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徹適也箋云女不
不足以待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疏何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文本命汝以我爲妻
人道言可遇也低音支還窮路反疏何不思健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未汝新外畧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以我爲妻
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才適可以此異於人耳悉指中溫軀相棄是異於人也傳當惡萊新特外畧正義曰陸
機職云藟一名常幽州人謂之燕當其異正白可著熟灰中溫軀相棄是異於人也傳當惡萊新特外畧正義曰陸
通故外來之婦爲外畧也箋不以至媵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持調徇來夫家由不自禮嫁也無人肯應送之故
徇來也札大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婦焉賁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禮嫁云無肯養者釋言云
賁送也秦送嬖而行故謂委身賁賁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賁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并
伯以賁秦穆姬史牌稱伊尹有莘氏之媵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賁也此不以訛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
首賁之故齊來耳非爾當有姪婦賁也

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柱云豆蓬銅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鄭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

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說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異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諸寢制如明堂每室四

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諸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者宗廟及諸寢制如明堂每室四

夏天子居明堂一廟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殿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穀也明

矣故諸寢亦制如明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宮或舉明堂互言

之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諸寢制如明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宮或舉明堂互言

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應注云應謂戶為明也每室四戶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宮或舉明堂互言

憲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鎡京此考室富是西都宮室廟命說成王前陳器於路綏云綏之無衣大具

設在西房兌之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鎡京此考室富是西都宮室廟命說成王前陳器於路綏云綏之無衣大具

成王前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鎡京此考室富是西都宮室廟命說成王前陳器於路綏云綏之無衣大具

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此考室富是西都宮室廟命說成王前陳器於路綏云綏之無衣大具

周公制禮文王未嘗明堂於王城此考室富是西都宮室廟命說成王前陳器於路綏云綏之無衣大具

則鄭意以文王未嘗明堂於王城此考室富是西都宮室廟命說成王前陳器於路綏云綏之無衣大具

為之其鎡京則劉都耳先王之宮室向新制度乃周成王前於鎡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言言之

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稍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在王城

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得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

處義同以義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戴祀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礼注云約之閣閣極之臺臺約束也閣開也履歷居

王路寢一小寢五下矣后六宮此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約之閣閣極之臺臺約束也閣開也履歷居

編板也極謂牆土也反沈呂音各極陳角反藥音託本或作析縮所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享

星弘較即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從手留聲所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享

直慮反去也羊毛音干反鄭火果反或作呼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覆同極尺謹反陸約之至攸享

在板其牆歷然均謂繩板反鄭火果反或作呼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覆同極尺謹反陸約之至攸享

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箋約謂牆土也反沈呂音各極陳角反藥音託本或作析縮所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享

極之臺案猶縣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極代之條正謂以梓葉之也言極謂指土者取地土投之依中權使平

均然後林之也播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極平之條正謂以梓葉之也言極謂指土者取地土投之依中權使平

當至覆蓋之正義曰辛當作輶讀如亂如此輶以聲相近故誤耳無輶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踐為君子

所升攸踐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履故云其堂宮相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輶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也箋云棘就也如人扶可矢則其如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偶也旅即反革如字韓詩作朝其如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南素實五色皆備成章曰章此章四如者皆謂展隅之正形貌之謂也章云大飛也騂子西反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飾言其體飛舉其勢若直取喻也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贊翼如矢之鐵有於後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人手似鳥翼以爲飾言其體飛舉其勢若直取喻也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也言如矢棘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翼然如人手似鳥翼以爲飾言其體飛舉其勢若直取喻也如如斯翼如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棘斯瓦

廟如矢棘棘如人扶可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踐言升祭為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後廉則指矢棘之角

廟如矢棘棘如人扶可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踐言升祭為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後廉則指矢棘之角

廟如矢棘棘如人扶可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踐言升祭為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後廉則指矢棘之角

廟如矢棘棘如人扶可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踐言升祭為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後廉則指矢棘之角

廟如矢棘棘如人扶可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踐言升祭為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後廉則指矢棘之角

[illegible]

蛇女之華蓋云人占之謂以聖人占之之法占之也無薦在山陽之祥也元平士耳而言大人占之謂其官

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之聖人有法應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周詩史墨不必娶占夢之官乃
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中况彼故老試之占乎

[illegible]

朱帝斯皇豪君王成且同爲天子皆將佩朱帝煌煌然○皇貴璽章反次又呼並反露也帝音帝音望侯其泣鳴咽

童見竊奉臣職時已具奏爲幼
 皆風宋帝也○鄭維家爲主外
 事請北○此之大皆佩朱帝於
 此煌煌然由王朱室之內或爲
 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

爲天下
也而得臣職者王霸空之從子孫富貴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先生而贊之也明欲國君父請先文也

日冕以下章則此相紉以下女子聽之地明男子而臥之床也○以下載衣之福婦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

是主之半故言娠也下句乃言其泣墮則此所陳皆在胎幼風記都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秉之脉又非始生也蓋

言其泣則未能自忍。盛明誓時示男女之別耳。美帝者至黃朱赤但帝所以期聖平則有。其泣則未能自忍。盛明誓時示男女之別耳。美帝者至黃朱赤但帝所以期聖平則有。其泣則未能自忍。盛明誓時示男女之別耳。美帝者至黃朱赤但帝所以期聖平則有。

乃生女子載震之地載空之陽載章之武

計反辭詩作濫音同濫音保人名小兒被爲淫婦方罔反博音專本又作專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

之事惟讀酒食爾無憂父母之憂○論本又作賄以反還也○繩本又作繩力反遭唯字反○乃生女至詰○毛以子非法說少婦又之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褙衣則玩弄之以紡疇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乃生女至詰○毛以

能恭謹不遭父母憂也。耶唯以重其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還之以憂也。若歸覓不諱爲夫所出是道父母以憂也。故遂以爲夜衣以殯是全醫則瓦非瓦。漆而已故云。我父所用。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中。病兒

實無成儀謂之文也。折旋揖讓，禮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婦人寬無威儀，正義曰：婦人少善於非婦人。

斯千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

毛詩主疏
卷五
原卷十一之二

無羊宣王考牧也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詩言

四章言牛羊所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謂王至之類○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

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宣王始興而復之遇牧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者成功故詩之考牧也○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

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問禮有牧人下士六人附一人史二人使六十人又有牛八羊八大人八人雖無家人則有其家

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需則取於非田

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韓左贊婦人非別

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韓左贊婦人非別

掌之則蓋擬寫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之所須則取於非田

故牧之事經有牧人乃謂故所用者少家犬雞則止牛馬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雅則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

具主以祭禮為馬則祭之所用者少家犬雞則止牛馬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雅則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

無羊九十其特○正義曰牛黑謂一羣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羊來思其角濈濈○正義曰角濈濈者其角也○正義曰牛黑謂一羣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亦作純丑之反一名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爾雅云牛黑謂一羣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已復出焉之也今江東呼為馬○正義曰以謂謂是登同之羣三百維羣九十其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箋云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謂謂是登同之羣三百維羣九十其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解之也羊三百直特者九十則○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正義曰寢畜云爾雅云牛黑謂一羣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以多牛取故云足知古之法也○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正義曰寢畜云爾雅云牛黑謂一羣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何多或言其儼○何儼也義所以備兩並所以禦暑云云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何何○三十維物爾雅則具者三十

也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爾雅云所以至禦暑○正義曰寢畜云爾雅云牛黑謂一羣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謂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擇而純反○爾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三公也尹氏為大師其位人所尊嚴也巖如字本或作嚴者論三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憐不敢戲談

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詩語疾其食暴育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使徒監反又音來韓詩作炎字書作炎說文作

同音類音類許案反本又音秦下皆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河用為斷斷監視也○云天下之諸侯曰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

反○疏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同詩赫赫然則盛

今天下見彼之所為皆憂心也尹氏為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女而瞻之故既為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

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憂心也○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同詩赫赫然則盛

巖見其巖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蔣蔣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為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傳節太師

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蔣蔣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為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傳節太師

家○正義曰向書周官云太師太保太傅太宰三公故知太師為三公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石巖巖相對為巖又與憂心相類○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小熱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語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知不敵明是會下以刑辟之罪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之辭卒斬嚴之而令相伐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為平王東遷諸侯始更相侵伐○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始更相侵伐○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

侯出從平王為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殺之乎○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正義曰此民為太師也